山坡上稠稠的绿荫扑下来，人就被苍翠淹没了，便有鱼入清潭的快意。

鸟鸣如珠，在山坡林深处跳跃滚动，把个“幽”字唱得无限深邃。

“幽”字造得好，山中林木缠绕，就幽了。

他。改诗的是谁呢？

大雄宝殿西有门，额“通幽”。走进去，又有一个“环翠”的月洞门，再走进去，果然别有幽境。一条廊，沿山脚曲折西去。山坡上稠稠的绿荫扑下来，人就被苍翠淹没了，便有鱼入清潭的快意。鸟鸣如珠，在山坡林深处跳跃滚动，把个“幽”字唱得无限深邃。“幽”字造得好，山中林木缠绕，就幽了。

两只小猫在廊外草丛中午睡，一只是白的，另一只黑白

柱着拐杖踽踽独行或怆然枯坐的情状，一种关于人生成败荣辱的感慨便会苍苍茫茫地漫上心头。此时此地，佛界能找到“静、定、慧”，儒家能找到“宁静以致远，淡泊以明志”。我们能找到什么呢？

1996年，当代作家贾平凹曾在此久久流连，唤来纸笔，写下：“人道文道，妙微精深”，以发喟叹。

西园还有亭、石舫诸景，因有建筑队在此施工，记住了亭上的楹联，就往东园去。亭上的联：清风饱餐还有味，明月再嚼更无渣。

“通幽”的门额是翁同龢的书法。没错，这是一个可以通达幽静境地的门。“幽静”是身外的环境，宁静才是心境。存心找一个幽静的环境到底不难，而要步入心灵的宁静、品尝清风明月的滋味，就不容易。

去东园。

到处走走，发现这儿树的品种不少，除了三角枫，其他的树几乎是一种只一棵：桂、榉、榆、栗、杨、枫、悬铃木、雪松、罗汉松、金钱松、瓜子黄杨……

罗汉松只一人多高，铭牌上标的树龄是200岁。金钱松不

此时此地，佛界能找到“静、定、慧”，儒家能找到“宁静以致远，淡泊以明志”。

我们能找到什么呢？

常见，100岁，高耸20多米，主杆笔挺，栋梁材也。三角枫即枫香，是虞山的代表性树种，高大伟岸，是一般的枫树无法相比的。东园里的三角枫能和金钱松比高，而我见到的最高大的三角枫就在兴福寺山门外，每棵都有三四十米高。树长到这样的高度就能让人“仰为观止”了。什么叫古木参天？这就是。这些参天大树身无斑驳，绿意盎然，欣欣向荣，蓬勃不止。十多年前的一场台风，把兴福寺前几棵三角枫吹倒，电台专门发了消息，叫常熟人心疼不已。

佛寺又名丛林。对一个佛教圣地来说，没有参天大树是不可想象的。古树无法伪造，是岁月的赋形，是古寺的见证。老树历经了多少代人的生和死，看到了许多的生命轮回，在它的眼中，人的生死和花的开谢并没有什么两样。比较起大自然，人类的文明短暂得可怜，用佛家的话就是“刹那”。在佛的眼中，这树再长寿也是刹那的刹那。

东园有茶室。我点了一杯虞山绿茶，在一棵临水的桂树

“幽静”是身外的环境，宁静才是心境。存心找一个幽静的环境到底不难，而要步入心灵的宁静、品尝清风明月的滋味，就不容易。

下坐。桂树很大，树冠作伞状，微微向池塘倾斜。桂树在这个季节很朴素，叶片深绿，浓密，几乎把阳光全部托住了。

这天是2008年8月11日，星期一，骄阳如火，整个东园居然只我一个茶客。独享这个葱茏的园子，觉得有点奢侈，罪过，罪过。

我濒临的这个半亩大小的池塘，黄石镶岸，约略作心形。树木四围，每一棵都向水面作“倾情”状，池塘里便沉了许多的绿影。绿影间有白云舒卷，有活跃的青色小鱼和悠闲的黄色大鱼。一只龟，缓缓浮游，想爬上一块贴水的黄石去，试了几次都没成功，也不急，又缓缓浮游，不知要去哪里。那黄石上已经栖着几只龟了，都比浮游的这一只大。龟是沉默的生灵，因而常常被忽略。它们是有意要人忽略的，被人注意没什么好。龟有龟的生存策略，相信沉默是金。

水底的云影是缓缓地动，鱼和龟是缓缓地游，向水面飘落的树叶也是一浮一浮缓缓地坠。树叶飘落到水面上，龟和鱼一点也不介意，及至茶室服务员扔下几片食物，它们中的几个才有了点兴趣，但也不迫切，就是慢慢游近来看一看，啄一啄。这里，什么都是缓缓的呢，就制造出来一种情调。想起四个字：养心若鱼。这是可以写成条幅，挂在书房里的。书房里不要挂“难得糊涂”，好像被世道迫得怎样了，怀才不遇的味道最不可爱。

这个池塘就是大名鼎鼎的空心潭，名字就从常建的诗里来：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

有几只白头翁在树枝间活跃。时近中午，它们不叫，默默地忙着生计。只有蝉声如雨。这里的蝉有节制，叫一会，歇一会。听得久了，我注意到这里的蝉是分了两个群的，分别栖在池塘北岸的矮树丛间和池塘南边的高树之端。它们的音质和

这里，什么都是缓缓的呢，就制造出来一种情调。想起四个字：养心若鱼。这是可以写成条幅，挂在书房里的。

龟是沉默的生灵，因而常常被忽略。它们是有意要人忽略的，被人注意没什么好。龟有龟的生存策略，相信沉默是金。

禅趣，而非禅意。“禅
”要比“禅趣”更高妙
层，更难以“阐”述。

谱子都不同。总是矮树这一边先引起话头，然后高树上的就来应和。高树上的蝉声是自上落下的，格外像雨，阵雨。

空心潭并不空，有那么多生灵活动其间。而且还有一条窄窄的石板桥贯穿而过。西方人看见这心形的潭上穿心而过的桥，或会联想到丘比特的箭什么的。对不起，这里是佛界，不谈爱情。

潭北有一亭，名空心亭。

记忆中的亭子总是空心的多，这个名为“空心”的亭偏偏不空，亭中套着亭，还是重檐的结构，似乎存心与亭名抬扛。

这样来表现“空心”是故意的吧？是要引导人来思索“空”这个字所包含的禅趣吧？

我说的是禅趣，而非禅意。“禅意”要比“禅趣”更高妙一层，更难以“阐”述。

我钦佩苏东坡，关心他的一举一动。和王维一样，苏夫子写过不少有禅趣的诗，因为他许多时候都在追寻禅意。

一日，苏东坡打坐后欣然有所得，作一偈，描写他的悟禅境界，并派人渡江送给他亦师亦友的方外至交佛印禅师。

偈曰：

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；
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

所谓“八风”者，即：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。

佛印禅师提笔批“放屁”两字，让来人带回。苏东坡见批，气得直吹胡子，呼船过江，责问佛印。佛印微笑，拿出一张纸给苏夫子。纸上写着：“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”苏东

坡顿悟——自己连被人骂一句“放屁”都放不下，怎能自称“八风吹不动”呢！哈哈！

“空”这个字深邃，在禅诗禅语中频繁出现。没有爱恋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激动，没有烦恼，可依然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存，感觉到生存的充实。这样的境界是不是接近“空”了？

安静、宁静，一般人都有体验，而静穆的境界是常人难以企及的。“静穆”这个词能不能逼近这个“空”？但要以文字对“静穆”这个词加以揭示或逼近却同样的难。这就是陶渊明所谓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”吧。

“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说似一物即不中。”禅是基本上不能说的，就只能讲一些小故事来引导人思索。思索之后能不能领悟，就看各人的悟性了。不只禅，便是有些词也是难以说明白的，比如“矛盾”这个词，你怎么说？你还得讲那个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的故事。

王维被人尊为“诗佛”，他的很多诗作都使用了“空山”的意象。他的空山并非寂寞凄凉之所，即使“空山不见人”，

也会“但闻人语响”。诗人把“空山”当作他安静的朋友，与之伴随着静坐和沉思。诗人在沉思中回到自然，成为山水的一分子。

一切都是自然之母孕育的，人来自自然，归于自然，所谓禅，就是那盏幽微的灯，引领人们远离世俗，回归和谐与自然的家园。

抬头仰望，天空并不是真的空着的——不是空旷，是宽广，有无穷无尽的内涵在。天空未留痕迹，鸟儿已经飞过……

再说说龟吧。

空心潭里的龟是人放生在里头的，品种挺杂。

空心潭里本来有绿毛龟的，不远处的白莲池里也有，都是从寺前的破山涧来。

《兴福寺志》记：潭中产绿毛龟，无尾壳螺，皆它处无也。

绿毛龟被视为吉祥之物。唐代周存的《瑞龟游宫沼赋》记皇帝观赏绿毛龟的实事，中有一段描写绿毛龟的文字：“金甲炫晃，带璧日以流光；绿肥毛丰茸，度薰风而含吹。不唼喋

“空”这个字深邃，在禅诗禅语中频繁出现。没有爱恋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激动，没有烦恼……

抬头仰望，天空并不是真的空着的——不是空旷，是宽广，有无穷无尽的内涵在。天空未留痕迹，鸟儿已经飞过……

安静、宁静，一般人都有体验，而静穆的境界是常人难以企及的。

于萍藻，恣东西于荷芰。尔其有金者刚，有毛者柔，示刚柔之合体，表刑德之具修，昭品类之德性，备雄雌以共游……”这么说，越说越复杂了，打住。

在白瓷盆内观赏绿毛龟为最佳。但见绿毛飘逸，如雾如梦，瑞气顿生。清水中这一朵有生命的绿色，悠悠然然，缥缥缈缈，可以润目，可以适意，可以养心，也是人间奇观呢！明代文人龚立本在兴福寺看到绿毛龟后，大为兴奋，欣然命笔：“绿毛乌龟，长命百岁；捷仁禅师大吉千载。”捷仁禅师是当时兴福寺住持。这样直截了当地说，有点浅俗，却痛快。而近代文学家曾朴别有只眼，他的《绿毛龟》是这样的：

桃涧溪毛背作茸，顽青无兆卜穷通。
长安春梦黄粱里，冷眼防他绿发翁。

《兴福寺志》说的“无尾壳螺”即无尻螺。无尻螺附丽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
清水中这一朵有生命的绿色，悠悠然然，缥缥缈缈，可以润目，可以适意，可以养心，也是一种人间奇观！

不知什么年代，兴福寺有个小和尚耐不住常年素食，偷偷去附近河浜弄了些螺蛳来想煮了吃，刚剪去螺蛳屁股，就被方丈撞见了。方丈见剪去尾巴的螺蛳还蚁蚁地活，就命小和尚把螺蛳投进池中放生。螺蛳入池后，方丈在池边打坐，喃喃念起经来。一个时辰之后，那些没了尾巴的螺蛳恢复了活力，就此在池中定居下来。奇怪的是，这些螺蛳繁殖的后代也没有了屁股，就此生生不息，成为一个新的品种。

这个故事听上去像在为螺蛳做广告，类似于“佛跳墙”、“狗不理”什么的，不必认真，笑一笑就是了。但无尻螺是真有的，现在偶尔还能在空心潭、白龙潭中找到。桑楠先生在《常熟日报》发表过有关的考察报告，说1989年秋，他在空心